新闻热线：010—58884050
E-mail:changetougao@163.com
■责编 句艳华 杨 雪
科技日报
2015年1月3日 星期六

■玉渊杂谭

给科学家故居也留些位置

文·句艳华

最近看到一条消息，陈景润在福州老家的故居因为要修建火车站而被拆。名人故居保护是这些年的“老新闻”，从不缺乏，也都很容易“吸睛”和“聚焦”。但这一条挤在一堆五花八门的资讯中很难被发现，单薄不说，评论者也寥寥无几，片言只语中，来者多对此表示出不屑。

时代的变迁，不知可以消化、消解掉多少所谓的偶像，如今确实已不是陈景润们的时代了。陈景润等一系列偶像身上那些被作为宣传亮点的要素，早已不是时人所爱。陈景润故居静悄悄被拆除，连一点回声都没有泛起，在这些因素之外，多少让人感受到，科学家仍旧是这样一个略显寂寞的群体。

但人们不该忽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同等重要，不分伯仲，广义的文化，不仅仅包括人文，更囊括科学。一个地区或者城市，不仅仅需要人文名家故居提高文化品位，同样需要科学家的。

人们常说，一个国家，可以不要排名100的政治家，但不能不要排名100的科学家。这方面俄罗斯就比较重视。俄罗斯之所以被称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和国度，就在于它不仅盛产文艺巨匠，同样孕育科技大家。漫步在俄罗斯街头，随处都可以发现各种名牌，告诉行人曾经居住在这里的文化名人和科学大师。无论国民还是游客，都仿佛置身于一个辐射场，感受到这个国度巨大的魅力。

没有永远的偶像，却有永远的科学家。陈景润身上固然有着特殊时代的宣传烙印，但他在数学领域取得的成绩和国际声誉，绝非那些政治需求所塑造的昙花一现的偶像可同起同坐。科学家或者名人并不是完美的化身，缺点或缺陷并非罪过，走不出时代的圈囿更是无可避免的局限，但后人应该对他们的天才和勤奋肃然起敬，并有所追念。

福州有幸，曾孕育过这样一位数学奇才，福州又何其凉薄，一朝又将这位曾带来一方荣耀的科学家的故居拆除，甚至没有任何所谓的“犹豫”和“商榷”。这里略带点不善地揣测，假如，这个故居不是陈景润的，也不是一位科学家的故居，结局会不会有所不同呢？

■桂下漫笔

郑观应：著书敢谓匡时论

文·胡一峰

——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在当时影响颇大，但郑本人却缺席近代最有名的政治改革“戊戌变法”，其中重要的原因，或许在于郑提出的改革蓝图没有说到皇帝心里。他的《盛世危言》主基调是温和务实的，而康有为的方法是从权力结构“硬核”直接下手，手法泼辣痛快，更能戳中被压制多年的年轻皇帝的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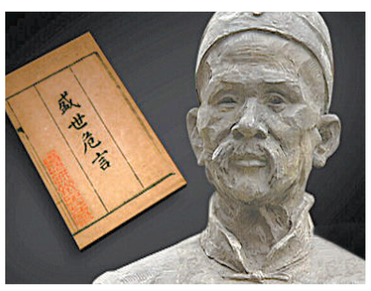
1944年，延安，一位名叫郑景康的摄影师为毛泽东拍了第一张标准像。次年，在延安机场，他又拍摄了著名的相片《挥手之间》。这位摄影师如果读过六年前出版的《西行漫记》，他就会知道，青年毛泽东曾在深夜里躲着自己的父亲，偷偷地读摄影师父亲所写的一本书。这本名为《盛世危言》的书对毛影响至深。郑景康正是书作者郑观应的第四子。

武侠小说里的绝世高手经常闭关修炼，出关后往往有制敌新招问世。郑观应是个文人，他的祖屋在澳门，前不久因为第一夫人到访而成新闻热点。1885年，郑观应回到澳门郑家大屋隐居，他在“闭关”期间思考的也是制敌之招，这个“敌”是西方列强。

七年后，他完成了《盛世危言》，系统提出以“商战”为核心的治国方略。一时间，洛阳纸贵，兵部尚书彭玉麟称之为“时务切要之言”。以“无党无偏”自诩的《新闻报》评论道，“中华人以该书作南针，迩来场中考试常出该书所序时务为题目”。时论书成为考试题，足见其影响之深远。

郑观应自己对这本书也颇为得意，他多方活动，希望能将其变为帝国的施政纲领。1897年冬，英国新公使到京，传闻将建言当局维新变法，郑观应得到消息，专门写信给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请其去一趟京城，通过英公使促清政府“照《盛世危言》所论采择施行”。郑观应还表示，愿意负担李提摩太“往来北京舟车等费”。

实际上，至少有翁同龢、孙家鼐和邓华熙这三位帝国官员向光绪帝推荐过《盛世危言》一书。翁同龢贵为两代帝师，执掌中枢多年。孙家鼐做过礼部尚书和吏部尚书，曾是帝国文宣、干部工作最高长官。邓华熙的官稍小一些，也是主管一方财经的江苏布政使。而且，据翁同龢告诉郑观应，“今上不时披览，随后必当有内召之旨”。看起来前景是很乐观的，但结果怎么样呢？



后世不应该忘记郑观应这位睿智的澳门人

郑观应澳门故居一角

光绪皇帝对此书似乎确实是很看重，据说让总理衙门刷印了2000部，发给帝国的高级干部们学习研究。但对于邓华熙一而再提出擢用郑观应的建议，却十分冷漠。

邓华熙在第一次推荐郑观应的奏折中十分诚恳地对皇帝说，小郑这个人啊，曾游历世界各国，很用心地考察外情，意志坚定、踏实肯干，是一个可以放手使用的人才。皇帝朱批：“知道了，书留览，钦此”。

过了三年，邓华熙又一次向皇帝推荐郑观应其人其书，这次的奏折写得更加艺术，足见浸淫帝国官场多年者文辞之老到。他说，前几天接到的上谕中说国运之兴在于人才，当下时局艰难，需才尤急，要求各地官员推荐人才以备擢用。我平时留心观察，发现有些人品性虽然端方，却不善于处理实际工作，有些人呢学识虽渊博，但只会空谈不通实务。接着，笔锋一转，那个叫郑观应的，“深谙时务，志虑忠诚，曩年游历诸邦，研究中外利病得失，汇辑《盛世危言》一书，缕析条分，事多切要”，而且不是我一个人看中此人，山西巡抚胡聘之、直隶总督王文韶他们也都对他赞赏有加。

不料，皇帝的旨意更加简单，“留中，钦此”。所谓“留中”，大概类似后来的“圈阅”，没有明确的态度和办理意见，是连“知道了”三字也懒得写的一种敷衍。大概两个多月后，光绪帝却召见了另一位呼唤倡导改革的大将康有为，随即开启了悲壮的戊戌变法。而郑观应则成了近代这场最有名的政治改革的“局外人”。

郑观应的缺席，令很多人惋惜。向来论及此事者，多认为光绪帝的冷漠实为无可奈何，康有为好歹是个进士，有体制内身份，而郑观应当时没有功名，如果擢用，肯定会遭到“顽固守旧势力”更加强硬的阻扰。这个说法即便有一定道理，也不是原因的全部，更重要的或许在于郑观应提出的改革蓝图没有说到皇帝心里。

要说康有为是个典型的“三门”干部，从家门到学堂门又到官场门，而郑观应则在上海等地经济领域历练多年，基层工作经历丰富。他的《盛世危言》提出的是从人才养成、经济金融等帝国权力结构外围层用力的维新思路，主基调是温和务实的。书中确实大声疾呼设议院等政治议题，但这些内容定位在经济社会改革的支撑性措施，而非全面改革的突破口。

这一点和康有为大不相同。康有为的方法是从权力结构“硬核”直接下手，手法泼辣痛快，更能戳中被压制多年的年轻皇帝心里最愤懑最柔软的那一块地方，这就是在改革中扩张个人权力，用个人权力推动进一步改革。

对于康梁的这场信心满满的改革，郑观应打一开始就不看好，很早就对盛宣怀说，“康梁办事毫无条理，不知度德量力，将来必有风波”。康有为见皇帝前拜访了比他年长十多岁的郑观应，探问他对于改革的看法。康问：“政治能即变否？”郑答：“事速则不达，恐于大局有损无益”。郑观应还打个了生动的比方说，只靠拇指和尾指，其它指头不助力，能托得起重物吗？在后来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郑观应明确说，“所谓大指者即光绪，尾指即康南海”。

应该说，对政治规则和帝国的权力逻辑看得更远的人，其实还是郑观应。政治改革的逻辑从来不是上呼下应那么简单，没有社会力量的广泛认同和支持，任何改革都必然是无力的，其结局可想而知。几个月后，戊戌维新失败，后党反扑，光绪被囚，康梁逃亡。不论康有为在逃亡途中，是否想起郑观应的五指之喻，后世论改革者，似乎都不应该忘记这位睿智的澳门人。

■艺苑

望乡（雕塑） 刘洋

■乐享悦读

“人”才是美的核心价值

文·段慧群

《美的沉思》最初是蒋勋先生在台湾大学城乡研究所授课的一套讲义，难能可贵的是，它不是那种古往今来重要的、结论性的东西汇集的教材，蒋勋以多年积累的个人思维心得，带领我们领略研究者得出结论的困惑、探索和体验的过程，让非美术专业的更多读者整体、清晰地了解中国美术发展脉络也成为了可能。

此书处处体现着对生命的关心，对“人”的关心。蒋勋认为，美是人的心灵向往。我们祖先沉思泥土，沉思水，沉思火，沉思自己的手，产生了一个像半坡陶钵那样动人的作品，继而又展开了灿烂的铜器时代；沉思兽的图腾，沉思部族的共同生存经验，西汉出现了庶民文化的典型；沉思传统的庄重，沉思流动性线纹的精巧，组合成活泼热烈的战国之美；沉思复杂的生活经验，沉思毛笔在竹简木片上的行走，形成汉代隶书流畅纵逸的美；沉思天圆地方，沉思人伦秩序与人情之常，汉代完成了中华民族最完备的文明世界。

没有对美的沉思，就成就不了文明。我们的祖先沉思战乱带来的生命变灭，在书法、绘画中沉思美与死亡的结合，魏晋名士造就了中国艺术史上空前的“唯美时期”；五胡乱华，天地昏暗，沉思身心的屈辱，沉思内心对生的挚爱，南北朝石块中动人的菩萨之笑，安慰和鼓舞着苦难中的生灵；沉思“众生”，用最惨厉的方法直指生命的有无，在大悲哀与大伤痛中沉思生命的空无与幻灭，敦煌壁画迸发悲愿激情之美，又发展成流动飞扬的西魏风格；沉思南方的纤细精致，沉思北方的狂放激情，唐代将南北方最优秀的文明糅合，楷书、律诗、唐三彩、肖像画奏响了盛唐之音；沉思火里的釉料流动，产生宋代钧窑窑变的灿烂绚丽；沉思水，沉思墨，沉思困顿挫折的生命，沉思山水背后永恒的秩序，宋元人将山水绘画升高成一种哲学；沉思城市的发展，沉思市民的生活，宋代城市风俗画、明代市民绘画随着波翻浪涌的历史曲折向前发展。

蒋勋多年来关注各类美学书籍的新看法、新发现，关注美学上的争辩讨论，并蕴育出自己的看法。书中提到，在传统研究书法的著作中，大都认为西汉以前，隶书没有“波磔”。蒋勋发现，一直到近代，若只从碑刻上来研究依然会有这种误解。他说，当我们执笔写那个横向的波磔时，提笔造“蚕头”收笔造“雁尾”，是在努力完成一种“平”，是心理上真正的“平”，也才是艺术的“平”，而不是科学的“平”。书中还写到，大唐是难以用一种美学规范的，它太庞大、太纷杂，呈现了太多不同的面貌，李白与杜甫，至今为人争论不休。蒋勋说：“李白与杜甫，也许加起来才构成一个真正的盛唐。就像欧阳询树立大唐规则美的典范和张旭狂草处处叛逆规则一样，唐代有很多极端不同的对立与矛盾，但仔细看，狂放中有收敛，拘谨中有叛逆的向往，这两者的完美互动才正巧是一个‘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大唐世界。”

最吸引人的是，对于“中国艺术中的时间与空间”，本书用了三章来讲述，蒋勋在理性研究中流露浓厚的诗情：“在中国本土绘画由右向左发展的空间中，画家自然必须考虑到卷轴展开的速度与方向。右手收卷着过去的视觉，左手展放着未来。在卷收与展放间，正配合着中国对时间与空间的认识。时间可以静止、停留，可以一刹那被固定，似乎是永恒，但又不可避免地在一个由左向右的逝去规则中。中国人的时间，是一个永恒不断的伤逝过程，然而，伤逝中又有向前的期勉与鼓励。”

此书还给了我一个领悟，蒋勋把做学问、写文章、出版著作融入了自己生命的流程，他“以自身全部力量与热忱来感知美的存在，并且高高举着明亮炽热的火把来领路”，这个过程无比快乐。此书带给我们一个思考的起点，促进我们思考中华民族美学的传成与异变，我想，这才是此书真正的价值所在。

《美的沉思》
蒋勋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
二零一四年九月

■影像空间

科幻影视中的宇宙观

文·许乐

在科幻电影和科幻电视剧中出现的宇宙实际上各不相同，梳理起来也很有趣味。

宇宙是未知的、进取的、探险的。这是最自然而然的一种宇宙观。因为宇宙是人类尚未深入涉足的领域，所以必然是一片茫茫未知，未来的人类必将以一种英勇无畏的姿态来探索宇宙，并且接受挑战。最能代表这种探索精神的科幻作品当属1967年便已经开播的美国科幻剧《星际迷航》。积极、乐观、进取、探险是这套剧集最具迷人的气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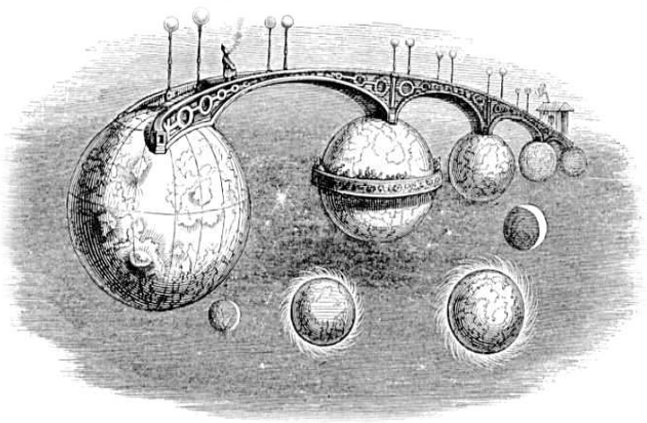
对比欧洲人当年由航海开启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可以说《星际迷航》是一部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宇宙版。创作者们将地理大发现时代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投射到了宇宙尺度上。这部剧还是地理大发现时代的修正版。在当时，欧洲人给美洲和澳大利亚等地的土著文明带来的是灭顶之灾。作为对不同文明碰撞历史的反思，《星》设定了一个相当理性的最高指导原则，星际联邦的任何成员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一个还没有进入太空时代的原始文明。正是这种理性的态度，让《星》里的宇宙既洋溢着积极进取的精神，又平添了一份平等和尊重的迷人色彩。

与其同样基调的是《萤火虫》，将美国西部片里积极探索和乐观进取的精神投射到了宇宙尺度。遗憾的是，这部剧集只播出了一季便被砍掉，之后推出过一部电影《冲出宁静号》算是一个勉强交待。

宇宙是理性的、智慧的、友善的。在著名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编剧、库布里克导演的《2001太空漫游》里面，宇宙被描画成一个存在着高级智慧生物的友善场所。一块神秘的黑石降临地球，开启了类人猿的大脑智慧。数百万年后，人类终于有能力进入外太空，这个时候由智慧生物创造的黑石继续指引着人类前进。1997年上映的由朱迪·福斯特主演的影片《接触未来》在宇宙观上与之相似。这部影片的编剧是著名科普作家卡尔·萨根，原著小说《接触》是他生前写的唯一一部科幻小说。

《2001太空漫游》《接触未来》和最近的《星际穿越》，这三部电影在气质上有一个相通之处，就是相信宇宙中存在着比人类更高级的智慧生物，而且这些智慧生物是充满善意的，愿意无私引领人类向着更高级别的文明形态发展。

宇宙是浩瀚的、残酷的、无情的。极少有科幻电影会用心来展现外太空真实的极端环境。影片《地心引力》恰恰把关注点放在了这一点，但代价是故事变得极其单薄。在真实的宇宙空间里，广漠无垠又充满各种凶险的恶劣环境如何承载一个主流电影惯常的温情脉脉的故事？这实际上是硬科幻电影难以两全的一个困境。在《星际穿越》之前有一部影片在这方面平衡得相当不错，就是德·帕尔马拍摄过的唯一一部科幻片《火星任务》。



《无限宇宙的奥秘》，1844年格兰特维里作

德·帕尔马专门聘请了美国宇航局的科学家来担任科学顾问，片中出现的外太空、失重环境、飞行器、火星等各种细节都力求真实，同时还讲述了一个涉及亲情和爱情的感人故事，结尾同样出现了善良的火星智慧生物来指引人类前行。

宇宙是黑暗的、危险的、不共戴天的。影片《普罗米修斯》的情节和《2001太空漫游》基本一样，都是讲外星智慧生物创造了人类文明，但基调却截然相反。在《普》中，人类终于有能力实现星际航行，并且找到了创造人类的外星智慧生物，结果发现造物主非但没有关爱人类，反而视人类生命为草芥。这是相当黑色、大胆、睿智的一个想象。影片《星河舰队》《安德的游戏》中描绘的宇宙图景和《普》相似：宇宙是黑暗和危险的，两种不同的文明相遇之后必然是你死我活的生死较量。

宇宙是感性的、狂野的、充满生命力的。在影片《阿凡达》里，宇宙便是一个洋溢着生命力的、感性的、充满野性魅力的曼妙仙境。《阿凡达》在本质上讲的其实是一个宇宙版的《与狼共舞》的故事，赞美和认同原生态文明而批判现代工业文明。不同的是在结尾想象了一个大刀长矛打败飞机大炮的浪漫结局。值得一提的是，在《阿凡达》里塑造的纳美人身上只展现了印第安人野性、淳朴和率真美好的一面，相比之下，台湾电影《赛德克·巴莱》里塑造的赛德克人既野性率真又彪悍残忍，这其实才更接近原生态文明的全貌。

宇宙是情感的、浪漫的、诗意的。在英国最长寿的科幻剧《神秘博士》里面，宇宙被描绘得比《阿凡达》更加充满情感和生命色彩，比如某颗恒星具有生命意识，或者月球是一颗正在孵化的蛋，这些都是典型的《神秘博士》式的浪漫想象。同时，宇宙还可以成为表达情感的一种媒介，比如神秘博士对女伴说，我燃烧了一颗恒星来和你说再见。《神秘博士》的首播时间甚至比《星际迷航》还要早，是1963年，至今同样已经播出了数百集，剧中的宇宙始终是一个充满了感情和诗意的迷人之境。当然，这样的想象距离真实的宇宙很远，但却依然是科幻作品中独具一格的宇宙观。

另外，在《银河系漫游指南》《惊爆银河系》《51号星球》这几部科幻电影里面，宇宙是一个充满了无厘头喜剧色彩的地方。《惊爆银河系》讲的是一群善良的外星生物接收到了地球上某个科幻电视剧的信号，误把电视剧当成了真实的纪录片，仿照剧中内容建造了整个新的文明。梦工厂出品的这部电影用这样一种无厘头的方式向《星际迷航》致敬，同时也涂抹出一幅喜剧感十足的宇宙图画。而在《雷神》和《复仇者联盟》这类漫画科幻里面，北欧神话中的天域神界和现代意义上的宇宙图景，二者以一种相当卡通的方式勉强拼接在一起，姑且也算是一种宇宙观吧。

本报社址：北京市复兴路15号 邮政编码：100038 查询电话：58884031 总编室：58884048 58884050（传真） 广告部：58884124 广告许可证：018号 本报激光照排 印刷：人民日报印刷厂 每月定价：24.00元 零售：每份1.50元